

Jiang Feng works
collection

蒋峰

3

作品

去年冬天我们 都在干什么

我穿过一个集市，
所有的店铺早就关门，路上飞的全都是废纸袋。
我累了，想到哪躺一会儿，
提醒自己——前面就是一座山，
用不着爬上山顶，就可以回家了。



——布谷鸟——
WU GU NIAO
原创小说系列——

石云陡醒过来发现有人闯进了女生宿舍并侵犯了她的身体。事件牵涉到六男三女。

宿舍女生开始调查，目标锁定几个可疑男生，并围绕着他们的背景、生活和嗜好，去年的整个冬天做案件分析。随着调查的深入，随着对这几个男孩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熟悉，女生们似乎忘了，她们最初的目的是要查案子，四男三女反倒成了最好的朋友，一个团结的小团体。

生活在继续，青春却已一去不返。

上架建议：文学

ISBN 978-7-5378-4275-4



9 787537 842754 >

定价：22.80元



诚客
优品

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Jiang Feng works
collection

蒋峰

作品

冬天我们
干什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 / 蒋峰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

(蒋峰作品典藏系列)

ISBN 978-7-5378-4275-4

I. ①去…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7054号

书 名 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

著 者 蒋 峰

责任编辑 刘文飞

装帧设计 Hanyin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427288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43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275-4

定 价 22.80元

序 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二〇一二年春天我在南京，有天下午去一家书店避雨。很小一张门面，要弯着腰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去，里面几乎没有灯，所有的书都零散地堆在地上，我要跟跳房子一样找地儿下脚。书架上反而没几本书，仿佛从书架到书垛是条单行道，读者把书从架上拽下来，翻几页扔在书垛上，老板就懒得把它们再一一塞回去了。我以为挑不出什么，可在雨停之前还是找到两本书准备结账，一本是梁实秋的集子，他是我在写作的年纪就喜欢的作家；另一本是我朋友的旧作，以前见到他都是假装看过这本书，读一读让自己别那么心虚。诡异的事情在结账时发生了，我拿到门口问老板多少钱。他一脸茫然，皱眉看着我。我知道这种小书店价钱不定，有些是全价，大部分会打折，具体的折扣要看出版的年份和版次，甚至要考虑那年代的物价，这是个复杂的换算。他把两本书放到公平秤上，告诉我一斤二两，算我七块。我没明白，问他怎么算的。好像我在怀疑他的业界良心，他让我再看秤，指着上面的数字大声说：“六块一斤，十元两斤。”

这是让每个写作者都会心碎的一句话。我去过很多城市、很多书

店，我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问出菜市场一样的口令——这书怎么卖的，多少钱一斤？而事实上，菜市场也很难找着比十元两斤更便宜的东西。猪肉十五元一斤，牛羊肉三十元一斤，香蕉苹果也不止这个价。真的，每个字要写多重才能生存？

我十四岁立志当作家，十八岁开始写作，小时候以为作家可以有很多种活法，像歌德那样高光，像卡夫卡那样阴暗，像拜伦那样多情，像福楼拜那样孤独，像格林那样居无定所，像厄普代克那样足不出户。他们都写过好书，都曾激励我前行，可我从来不敢想象，有一天这些大师的作品就像牛羊肉那样滴着血，放在秤上论斤卖。

对文学而言，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视听艺术更快捷、更准确地替代了文字阅读；人均每年读书不到五本，其中还算上中小学生的二十本教材；图书出版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向下递减；近十年的研讨会都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或是还有多久会死；那些剩下的作家，仿佛邪教成员一般稀少而古怪。这种种的一切让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质疑：最初的梦想是不是一个死胡同？十五年前王小波就自问《我为什么要写作》，他说他要做那个反熵的人，他认为他有文学才能，他要做这件事。他提醒过我们做这件事有多苦，只是他没说有那么苦，而且十五年后会更苦。

我于二〇〇四年出版第一本书，到现在正好十年，陆续出版几本长篇。或好或坏，但我一直在努力。有过一些吹捧之辞，说我如何坚持，如何有实力、有潜力，早晚成大器。这些恳请不要再讲，听起来说来说起来

都像是酒醉之后的失败之音。说多了没意思，我肯定往前走。也有人劝我做些富贵事，反问我，继续写作有意义吗？难道写得过博尔赫斯吗？说这话的是前辈，我担心是好意，所以没翻脸离席。我想回答他，首先，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部作品能不能写得过博尔赫斯，他站得再高也没挡着我的路；再说，就算写不过，就算一万个写作者才能顶出一个博尔赫斯，我起码可以为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白骨贡献一个单位，不要那么怀疑地看着我，我没粉饰自己，总要有人做白骨。

这十年所有审判文学的研讨会我都没参加，我不相信文学会死，我不相信我的梦想是一个死胡同。没有理由，我必须信，因为只有相信这些，我才有力气干好这件事。也许这些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是文学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需要我们的时代，要是文学哪天真的守不住了，那我就做一个文学守陵人，告诉来往的后人，文学曾经葬在这里。

二〇一四年五月

初版自序

石云璉醒来发现有人闯进了女生宿舍并侵犯了她的身体。事件牵涉到六男三女。生活在继续，噩运也在继续。二至六章以每人为线索目击他们案发后的行为情绪及家庭情景。阅读时你可以像玩杀人游戏一般参与调查。最后一章结果——可以对你保证——你无法预想。

以上是本书的内容，有兴趣就花十几块钱把它买下来，顺便给作者带来一块多钱的报酬；若无兴趣不妨看看最后几页，记住罪犯的名字及目的，好去要挟正在阅读此书的朋友。

还有些正在读中学的孩子若是担心家长对自序的第一句话反感，可以把这页撕下来。还好，不算影响故事本身。不然就让家长看这句话——劳烦排版师傅印重一些——本书无任何色情描写。真神奇，《维以不永伤》的发表令我被这些孩子冠以“色情作家”。

接下来说实话，从严肃文学上讲，本书并不成功。两个月以前喜欢我小说的朋友读过对我有些失望。他们说没想到你在写供人消遣的侦探小说。我解释说我想通过二至六章展现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甚至表现“八〇后”那代人——这个词真俗气——的生活状态。然后他们告诉我

不该借悬疑这个噱头。当一个问号出现在他心中后，快速阅读找到答案会使读者忽略你想要表达的主题。

或许，这是通俗和严肃的区别。

二〇〇四年出了三本对自己负责的小说。然而反响如漂浮海面的瓶中中信一样没有回音，有些令我失望。我想在下一部小说中换个心态，试着读起来更有快感一些。就是这本《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十二月刚写完此书时非常兴奋，春节过后剩下的却只是难过。现在已经平和下来，每天都能写些让自己满意的文字。

那些以前喜欢蒋峰的读者不要去买这本书。那些买了的人也不要当蒋峰的书来读，那样的话，这本书会非常好看。

我上周一对尹晓东说：“以前的蒋峰会回来的，而且会更好。”

本书的杜宇琪和李佳毅曾在《维以不永伤》中出现过。以后还会继续。人物姓名均用我大学同学的名字。他们现在在北京读大三，丝毫没有影射的意思。

不管怎么说，我为自己的文字城堡又添了一块砖。

现在说总比被人家说好，好莱坞有部电影是《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这个也是我写完后朋友告诉我的。为此我去买了一张碟。碟店老板说还有续集。我听后不禁乐了——《我还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

出版社建议我换个书名，不要用长达十一个字的题目。我没答应，这几年的写作令我迷信题目一定是小说最先完成的环节，完成了我才能

去绕着它写，还有“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这句话有种怀旧与反思的意味。

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去年冬天我在写《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

算了，这种文字重复的把戏真的很无聊。



CHAPTER 1

开 篇 1

CHAPTER 2

石 云 睫 31

CHAPTER 3

马 裴 阳 57

CHAPTER 4

其 他 人 85

CHAPTER 5

• 杨 柳 郁 117

CHAPTER 6

李 佳 毅 145

CHAPTER 7

结 尾 169



创 作 谈 178

开
篇



CHAPTER I

前年十二月七日，圣诞节前的倒数第三个周末，国防院发生了一件不能算严重但是奇怪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确切地分析出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才使有的人的生活发生了转变，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相互了解。然而确定无疑，它衍生出了很多事情，还催生了几种情感——某种情况下，这是读者最愿意在书上看到的——爱情。一生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被迫或无意识地生活在自己的那条笔直的轨迹中，总会有件事情使几个人的轨迹同时产生一点小小的弯曲，有的人凭借这点弯曲逐渐延伸走到了一起，还有一些向外弯曲的人，则越走越远。

这其实是件有头无尾的事情，407室的一个女生在夜里半睡半醒之间看到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正坐在她床头，等她意识到不对头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然而这件事被闹得很大，之后的一个月里，近半数的女生一入夜便不由得恐慌。政委为此前后盘问过二十多个学生，依然没有结果。夜袭者仿佛山顶的白雪，春天一到便蒸发得无影无踪。国防院的学生也渐渐不再提及此事。新年过后，所有的女生换到了另一个宿舍楼，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居住空间，继而遗忘了去年冬天的恐慌。然而即使在去年，她们也不过是在幻想着经历恐慌。春天之后她们却一并遗忘了最不应该忽略的女孩，只有她一个人遭遇过这件事。我在大学的一年里认识过她，她的名字叫石云睫。

2

具体的时间应该是七日的凌晨。据407室的另一个女生马裴阳回忆，她们在七日夜里不到十点就熄灯。按照要求在周末可以晚一个小时到十点半关灯，但是政委那几天不在学校，很多寝室都是过了十二点才陆续睡觉。407室这么早休息是因为她们第二天要去香山看雪。“以前我们去过香山，”马裴阳说，“那是十月底，没有雪。”当时整座山都被枫叶映成红色。为了摘下来的枫叶，她们还在下山的路上被管理员拦住罚了几十块钱。显然这次看雪令石云睫更为着迷。407室住着四个人，彭倩是北京本地的，马裴阳和杨柳郁分别来自沈阳和四平，漫山的白雪她们见多了。只有石云睫来自长沙，打从北京下第一场雪她就觉得，到了冬天，全北京覆盖在棉花糖一样的白雪下，生活被夏冬截成两种状态该是多神奇的情景。

石云睫说起初她并没有睡着，只不过是熄灯之后她没参与其他三个人的谈话而已。以前也是如此，对于407室的聊天，她通常都是静静地做一个倾听者。并不是不喜欢和别人说话，她只是不觉得在那么一次完整的谈话或一件事里有她自己。她从没想过在世界各色的戏目中有她的一份角色，更没想到会成为朋友谈论的中心。她没有预料到，三个小时后，她成了夜袭事件的主角。

虽然没插进一句话，她觉得自己也是最后一个醒着的。407室的谈

话突然停下来，黑暗中只留有重重的呼吸。她抓着身下的床单想，一定是她们三个先约好一起睡觉的。醒来之前她曾做过一个梦，直到第二年她还能完整地說出梦的内容。梦的地点在开往湖南的列车上，“十五车厢三十四位”。她说那一夜她并未睡着，但在梦境的火车里却睡得很香，直到被急刹车摇醒起身上厕所。十五车厢的厕所是锁着的，她倚在门前守了一刻钟也不见有人出来。“被列车员锁住了。”坐在门旁吸烟的老汉冲她摆摆手。她向下一节车厢走去。那里卫生间的门开着，但是有一个巨大的行李箱横放在里面，上面铺满了扑克。“他们在打牌呢。”列车员微笑着说，“上车的人太多了。”石云睫看看卫生间，根本没有人。她的心忍不住地向下沉。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而行走的人却像练太极拳一般跨着大步小心前行。“没有多少人呀。”她回驳道。“还没有？”列车员笑了笑说，“地上都躺满人了。”列车拐弯时晃了一下，石云睫打了个冷战。一阵寒风穿透车窗从她眼前吹过。地上是空的，她想，随即向坐在座位上零零星星的几个人——望去。叮当！她听见一串钥匙落在地上。顺着声音她看到六十八号位戴帽子的男孩。那男孩也以从帽檐下射出的惊悚目光回望着她。她与这男孩对视了十几秒。她看到 he 不停地说话却听不见一个字。即使很久以后现实中的事情——都被遗忘，她也会永远记得那种极度惊恐的表情。“就好像终点不是湖南，而是火车穿过隧道，开往炽热的心似的。”她对我们这样形容。梦中的石云睫死死盯着那男孩，没想过问他什么，也未曾启口。或许是他受不了如此锐利的目光，弯下腰去捡钥匙。本来她打算盯紧他，看他起身手里是不是

真的有一把钥匙。但假如梦境也可以算是另一个世界，那么此时很不幸，石云睫在这个世界死去了。她醒了。

梦的幻觉继续缠绕着她。醒来她眼前还是一把钥匙如那夜一般轻轻晃动。黑暗里她眨了眨眼睛，窗外的路灯光反射在长长的钥匙链上。她翻过身，背对着合上眼。“大半夜的不睡觉，”她语句模糊自语，“又来折腾我。”她以为杨柳郁还在跟她闹着玩儿。

杨柳郁在后来的交代材料里对政委承认上星期二凌晨上厕所回来时确实捏过石云睫的鼻子，原因只是她“想测一下到底多久才能醒”。但十二月七日那夜石云睫并没有完全醒来，翻身后她继续享受着睡神的恩赐。可惜这次她没能如愿地返回驶往长沙的火车，而是很莫名地掉进一个透明的球体里。尽管这情景很奇妙，然而她还是多少有些失望地从那个梦的球体里逃了出来。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了掉钥匙的那个男孩，对于这古怪的念头她自嘲地笑了。门被轻轻地关上，她觉得只有等杨柳郁上厕所回来，自己才有可能在那次列车上复活。或许是时间太久，或许是耐心不够，等待的途中她窜进又一个梦中。第三个梦简短而混乱，刚一睁眼便忘记了梦的内容。

杨柳郁还没有回来。

石云睫翻回身，盯着门口，把头压在枕下又等了一刻钟，之后她低声叫了杨柳郁的名字。

“到。”马裴阳在睡梦中回答。

“杨柳郁？”